

最恐怖最灭绝人性的**纳粹集中营**
一部中国士兵荡气回肠的**生死**历程

血战到底

王磊★著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龙船机构

集结地

王磊★著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集结地 / 王磊著.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507-0271-4

I. ①集…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92446号

集结地

JI JIE DI

出版策划 武汉俊人
责任编辑 蒋鸿雁 赖欢海
策划编辑 刘爱武
封面设计 小徐书装
责任技编 梁立新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7-8层 (518033)
网 址 <http://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137(批发) 83460397(邮购)
设计制作 武汉俊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00千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2月第2次
定 价 29.80 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雨夜偷袭	(001)
第二章 重返上海	(010)
第三章 飞刀门	(020)
第四章 燕子门	(029)
第五章 鹰展堂	(035)
第六章 兄妹相认	(039)
第七章 风云再起	(048)
第八章 巡捕房	(060)
第九章 喋血江湖	(069)
第十章 最后任务	(079)
第十一章 穿越国界	(098)
第十二章 丛林惊魂	(106)
第十三章 危机四伏	(117)

第十四章	军团扩充	(129)
第十五章	针锋相对	(146)
第十六章	苏军兵团	(160)
第十七章	军医苏娜	(177)
第十八章	遭遇	(192)
第十九章	敌后	(206)
第二十章	反击	(215)
第二十一章	曙光	(223)
第二十二章	一个兵的精彩	(234)
第二十三章	生死搏击	(246)
第二十四章	悲惨世界	(261)
第二十五章	离不开的兄弟	(278)

第一章 雨夜偷袭

1940年,深秋,山西,凌晨0:30。寒风凛冽,大雨滂沱,电闪雷鸣。

115师的军事帐篷外警戒森严,20名手持MP40冲锋枪,腰佩盒子炮的警卫连的年轻战士把帐篷围成一圈,警惕地看向四周,目光炯炯有神,让人望而生畏。看这阵势应该有特殊任务。

帐篷内,115师副师长聂荣臻沉稳地跨立着,他面对墙上的作战地图,眉头紧锁,目光不时地在上面对扫视。帐篷内气氛凝重,给人以潜在的爆发力。八名侦察连的战士纹丝不动地站在他身后,大气不敢出。师长亲自前来,任务可想而知。

“多长时间能拿下?”师长用手指了指地图上标着红圈的地方。虽看不见他的脸,但从语气上就能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拿下这个据点迫在眉睫。

“最早也要在凌晨6:00。”侦察连长说。

“不行,凌晨5:00必须拿下,保证我军在凌晨6:30突围成功,否则提头来见。”

此话一出,震惊全场战士。所有人都知道,距离此地11点方向,20公里外有座日军军火库,其驻守兵力约有一个排,以8个人对付将近30名日军,难度太大。除此之外,日军还在军火库方圆一公里的范围内设有暗哨和暗堡。另外,与军火库遥相呼应的是距离军火库不到五公里的日军指挥所,那里驻扎着两个连的兵力,队长桥本太郎更是骁勇善战,作战手法极其诡异。军火库要有任何风吹草动,桥本连队就会在10分钟之内赶到。而且在指挥所5点方向,距离10公里内还有两个连队兵力的阪桥队,军火库、指挥所、阪桥连队,三方成“品”字形驻扎,我们一旦目标暴露,那就不仅仅是恶战了。看来日军内部也是藏龙卧虎,三方遥相呼应,真正起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效果,可谓深谙中国之兵法。我

们此次的任务就是穿过指挥所和阪桥连队，直捣军火库。说白了就是让我们八个人去换一座军火库，活着的几率几乎等于零。

师长转过身，目光扫过每一个人，眼睛充满不舍和无奈。在那战火纷飞、国家主权不保、百姓朝不保夕的环境下，军人的生命是没有保障的，其使命就是为国捐躯、为人民捐躯。

“这杯酒，敬你们，希望你们凯旋而归，到时候我给你们庆功。”副师长端起碗，八个人举碗相敬。

“这是目前最先进的武器，随便挑吧。”副师长转身离去，留下我们八个人。

德国96式毛瑟手枪、汤姆逊冲锋枪、M1式7.62毫米半自动步枪、M1935式勃朗宁手枪、史密斯维森左轮手枪、TOPS刚鹰野战军刺及其他各式军刺和野战刀、1937型手榴弹、15×50双筒望远镜、莱特曼工具钳，所有夜战兵器应有尽有。

周围除了稀里哗啦的拉枪栓声，就是帐篷外呼啸的风声和不时传来的震耳的雷声。连长李强正检查史密斯维森左轮手枪的转轮，小心地往里面填装史密斯韦森的特种左轮手枪弹；张雄来回拉着勃朗宁手枪的枪栓，检查后坐力，子弹被他擦出金属原有的光泽，以保证膛线绝对流畅、放进枪套之后快速拔枪瞄准射击。另外五名分别是：王光、刘伟、江海、赵阳、马军，都在挑选着喜欢的枪支。

“好家伙，参军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多好东西，看来首长对我们真是照顾。”刘伟一边往腰间别着TOPS刚鹰野战军刺，一边微笑着说。

“那还用说，我们侦察连可是全军的宝贝，平时玩的枪就不比其他连队少，更何况这次要执行特殊任务。”王光说。

侦察连担任起特种兵的任务，非常规作战都由侦察兵完成。其成员都是些各方面很强的战士，大部分是各个区队或军区的佼佼者，被首长挑选出来执行一些特殊任务，比如侦察、潜入、爆破、偷袭、通信等等。

“我还没有给家写遗书呢。”一旁的马军拉着M1式7.62毫米半自动步枪，看着膛线歪着嘴说。

“别他妈乌鸦嘴。”连长往马军屁股蛋子上猛踢一脚，让他闭嘴。

“谁说要死了，我们只是执行任务而已，完了还要回来喝一盅呢。”连长这么说只是给我们打气，谁都知道，这次凶多吉少。

“不到万不得已不准用枪。”连长十分严肃地说。

“是。”

执行特殊任务，用枪有着严格的限制，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开枪，尤其像这样的任务，因为枪声一响，两侧的桥本连队和阪桥连队就会像疯狗一样扑杀

过来,全军覆灭将成定局。

“出发。”在连长李强的带领下,队员们消失在漆黑的夜色里,我们像一把尖刀向敌人刺去。

风迎面扑来,把我们的眼睛吹得模糊,大雨顷刻把我们沸腾的身躯淋湿。四周全是长着的杂草的灌木丛,我们没路可寻。

“不要走草丛和软的地方,不然很容易中雷子的。”连长小声地说。

距离军火库约2公里,所有人趴在地上,整个身躯紧紧地贴着地面,就像爬行的蛇。连长李强做了个兵分两路的手势。

我、江海、赵阳、马军朝军火库的1点方向摸去;连长李强、王光、刘伟、张雄向11点方向摸去。两队距离不到50米,呈左右两翼包抄前进。

逆风前进的好处就是近距离时,敌人不容易听到我们的动静,大雨是最好的烟幕弹,我们爬行速度很慢,一点声音就有可能导致全军覆没。我们要做到绝对的小心和谨慎,肚皮和地面的摩擦声被磅礴的大雨淹没。我们爬爬停停,躲过闪电时的那一瞬间,马军在我前面停下,用手在后背做了个有地雷的手势,我依次示范给后面的江海和赵阳。我们已进入了日军的雷区,连长那边的状况估计也不乐观。

“他妈的,小日本。”我暗骂道。

“他奶奶的,还是个双响炮。”马军低声骂道。

马军小心翼翼地刨开土层,从兵器袋里取出工具钳,截断连接下层地雷的引线。如果不把连接底下那颗地雷的引线剪断,上面一拉动引线立马把人炸成肉泥。我们在不到20米的距离里,排除了6颗双响炮,还有两颗绊雷,看来军火库里藏有大量物资。目标终于出现在眼前,手腕上的野战手表显示3:45,离完成任务的时间还有1小时15分钟。

1点钟方向,望远镜里出现两个日军。一个披着雨衣倚在一棵树下昏睡,另一个手握三八大盖来回逛荡。这是日军的旁哨,没猜错的话,连长那里也应该有一个。马军做了个手势,我悄然离开队伍绕到树后,目测距离约10米。脑海里瞬间闪现出三种方案:第一用飞刀,两把飞刀同时击毙敌人,虽然能有八成的把握,但目前执行特殊任务,需要绝对的把握,所以放弃;第二用枪,但枪杀可能会引来后方日军,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第三就是近距离格斗,各个击破,动作要快、准、狠,并且一招致命。我紧握刚鹰野战军刀。一树之隔的日军,双手抱枪,依然昏昏沉沉;另一个日军背对着我。这是个极好的机会,我起身绕到鬼子身旁,右手反握的刚鹰野战军刀刚出鞘,没想到昏睡中的鬼子睡眼惺惺地望着我,像见到鬼一样,喉咙刚要抖动,我用左手死死地捂住对方的嘴,右手反握着的刚鹰野战军刀,瞬间划过对方还没来得及发声的喉咙,动脉和气管一并被割

断,鲜血喷涌而出,溅满脸颊,对方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

本想悄悄摸过去故技重施,此时另一个日军转过身来,虽然扑过去可将其毙命,毕竟五米的距离,我还是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发出声音。我想到的是飞刀杀人,说时迟,那时快,刚鹰野战军刀猛然脱手,像黑暗中的一道流星飞向对方,我身体紧跟其后窜向对方,刺刀插进对方脖子的瞬间,右手使劲来回猛拧了几下,鬼子扑腾几下没了动静,慢慢放下脖子还在冒血的鬼子,刺刀归鞘,把两具尸体拖到旁边的草丛,向原地待命的江海、赵阳、马军做了个一切顺利的手势,继续前进。

15米外,昏暗的灯光下人影绰绰,6个鬼子坐在一个简易的草棚里抽烟,下风口的我们能清楚地听到日军的笑声。旁边是一个用沙袋垒起的简易工事,沙袋后面是一挺德国水冷马克沁重机枪,距离草棚大约10米远的2点钟方向停着一辆军用吉普,车上没人。刚才消灭的只是个流动哨,现在这个才是通往军火据点的咽喉,没分析错的话,这里至少有日军一个班的兵力。

笑声持续不断,死神却不知不觉地向他们逼近。雨一直下,丝毫没有停的意思,我们八人呈一字形向前摸进,每人间距三米。6个日军,一梭子子弹就能全部撂倒,看来今天晚上我们要省点子弹了。

偷袭作战,如遇两名或两名以上的敌人在一起,首先要是把对方分散,然后各个击破,这是毛主席的战略战术,这种战术不论运用到集体作战还是单兵作战上,都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五分钟过去了,又一个五分钟过去了,野战手表的指针指向4:05,没时间了。连长李强发出布谷鸟的声音,并做了个分散敌军注意力,拉大战线的手势,我和江海绕到敌人右翼,王光、刘伟绕到敌人左翼。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连长发出两个连声代表两人一组。

我们兵分四路接近敌人,江海做了个手势来到吉普车旁,而另一小组的王光摸到了和江海呈对立面的位置,这样一来,我们以日军为中心,围了个直径大约20米的圆。

敌人的6点方向上分布着连长李强、赵阳、马军、张雄;12点方向是通往军火库的路,但被10点方向的王光和2点方向的江海呈犄角队形封死;8点方向上是刘伟;4点方向上是我。发起攻击最有效最安全的地方就是10点方向的王光,他占据一小片树林的边缘,那里是夜战最好的地形,一旦有危险,往树林里一猫,敌人就很难发现。

我们本可以绕过岗哨,直取军火库,不过爆破军火库之后原路返回会有阻力,就那挺马克沁重机枪能把我们拖死。后有追兵,前有岗哨,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们必须把这窝鬼子端掉。

王光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一个看似是头目的日军哇啦了几句之后，另一个日军手握三八大盖，大摇大摆地向树林方向走去，脸上一点紧张的表情都没有，日军进去之后再没出来。两分钟过去了，日军头目冲着树林方向哇啦了几句，没人回应，然后又有个日军走过去，嘴里哇啦得像在骂人。

两人都没出来，敌人真的慌了，日军头目和另外两个鬼子转身朝王光走去，留一个鬼子把守，这时树林里传出几句日语。

“不对啊，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呢？”

日军头目停止了脚步，转身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嘴里依然哇啦哇啦。一个日军向吉普车方向走去。

“难道我们暴露了？不可能，以王光那小子的能耐，三个日军联手都不是他的对手，更何况是单兵作战。”

小个日军走到车旁，掀起半盖在车上的军用帆布，在里面翻腾着什么。江海猫在车的另一侧，摸向小个日军背后，手起刀落，差点把日军的头割下来。转眼间我们干掉三个日军，剩下的三个日军要尽快解决掉，不然日军会起疑心。

从树林方向走出一名日军，头戴大耳帽，手握三八大盖，一步一摇地向岗哨走去，奇怪的是他并没有靠近他们，而是背对着他们。接着2点方向走出一个高个日军，显然不是刚才那个，但夜色隐藏了真实的东西。

两个日军回到岗哨，日军头目冲着一个日军叽里呱啦一阵，见没有反应，更加气愤，走向前去，举手就往一个日军脸上扇去，可是手却停在了空中，像跟我们招手，闪电把夜空照得一览无余，我们清楚地看见一张痛苦狰狞的脸和一把插入了日本军官的心脏的锋利尖刀，随着两声闷响，两个日军同时倒地。

我们都是五年的老兵油子，一个部队出来的，除了连长李强之外，剩下七人都是在长征的时候陆续入伍的。连长李强是1933年参加革命，当年17岁，正值国军的第四次围剿。当年10月，蒋介石向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第五次围剿。次年10月，中央红军在反围剿中作战失利，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进行了震惊中外的万里长征。

李强之前给地主打长工，后来杀了地主，抢了钱粮分给乡亲们，之后参加了革命，至今已有七年。因其作战英勇，战功累累，1937年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15师独立侦察连连长，当时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

1937年9月中旬，日军分兵两路向雁门关、平型关一线进攻，企图进逼太原。为了配合友军作战，八路军第115师在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的指挥下，奉命开抵平型关地区集结待机。24日夜，八路军冒雨设伏于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山地。25日7时许，日军第5师团（板垣师团）第21旅后续部队全部进入设伏地

域，八路军迅速向敌军发起猛烈攻击，敌军顿时人仰马翻，乱成一团。我军战士勇猛冲向公路，对敌实行分割围歼，双方展开白刃肉搏战。经过一天激战，八路军在平型关伏击战中共击毙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平型关伏击战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个大胜利。之后，李强一直担任八路军第115师独立侦察连连长，直到现在。连长做了全速前进的手势。

前方灯火摇曳，四周用铁丝网围了起来，入口处有两名日军和一挺马克沁重机枪，背后约十几个日军巡逻。军火库的2点钟方向是座高达10米的塔台，有两名日军在上面把守，探照灯明亮刺眼，塔下是军用帐篷搭建的临时休息所。

“没发现军火物资之类的东西啊，看来军火物资是建在底下的。”果然，从入口的左方出来一个头戴日本军帽，腰里挎个军刀的少佐，对旁边的日军叽里呱啦，旁边的日军被训得边听边点头哈腰。日本少佐训完话后，转身进入军用帐篷，连长做了个手势，大家化整为零，分头行动，分布在军火库周围。

其入口的火力最为强大，派有重兵把守，并配有强火力武器，而2点钟方向的塔台则是最棘手最不好对付的。我们利用探照灯在黑暗中迂回前进，时钟指到了4:35，离完成任务的时间还有25分钟，在这25分钟里会有多少人死掉，谁也不知道。和我一墙之隔的是敌人的塔台，首先做的是切断电线。从轰隆轰隆的声音来判断，电力设备应该在地下，放在哪里不重要，只要切断电线，周围就由我们掌控。

四周一片黑暗，我们迅速移动，我悄无声息地爬过铁丝网，趴伏在高塔下面的草丛里，周围的黑暗好像与日军无关，日军依然不慌不忙地来回走动。

“难道有备用？”我想到这就一身冷汗，赶紧卧倒，周围一下子变得如同白昼。

“妈的。”我恶狠狠地暗骂，所有人都从敌人的反应看出了蹊跷而按兵不动，只有我傻不拉，还好反应快，又在高塔底下，不然就被敌人打成筛子了。我本想和连长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但不知他人在哪里，只有见机行事。令我头痛的就是上面两个该死的鬼子，我趴在草丛里正在思考，听有脚步声向我逼近。近了，更近了，脚在距头不到一尺的地方停下来，要不是后面日军对这个酒鬼吆喝了一声，下一步踩的就是我的头。他边提裤子边转身离去，我头上一股尿骚味。

“狗日的，一会老子整死你。”还没行动，就惹了满头骚。

我刚要蠕动，有人拍我的脚脖子，王光爬过来。

“好玄啊。”

“是啊。”

“刚才我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我心都从嗓子眼蹦出来了。”

“扯淡。”

“你们怎么知道的？”

“废话，我刚要起身，后来一想不对，敌人怎么不慌不忙？感觉这是有问题的，刚趴下，敌人的探照灯就从我身上扫过去，妈的，小日本狡猾得很啊。”王光悻悻地说。

“我还以为就我傻呢。”

“什么傻不傻的？”王光问。

“没事，我骂人呢，怎么就你一个，其他人呢？”

“都在四周，就你一个摸进来了，小伙子，挺勇敢啊！回去我把你的光荣事迹贴出来，让全军学习学习。”

“勇敢个屁，我以为你们都进来了。”

“你以为？我还以为呢。”

“你以为个屁，又被你们这帮家伙忽悠了。”

“谁忽悠你了？又没人逼你进来。”

“行了，别卖乖了，等回去再收拾你。”

“你先别收拾我，看看怎么收拾这两个家伙吧。”

王光嘴巴往上撅了撅，以示上面的两个家伙这么高，很棘手，不准用枪，难度就大了，上又上不去，即使上去也是找死。在那么高的地方动手无疑告诉人家我们是共军，你们过来打吧，我们不怕死的。

时间就要到了，再不动手没机会了，一旦天亮，别说提头见师长，能不能脱身都难说。

眼前的形势很明了，成功爆破军火库是首要任务，大家都很着急，但不到万不得已，不敢冒进。

时针指到4:50，军火库入口有两个日军在巡逻，站在地面上的两个日军在走动，这时连长发出全速进攻的口号。我们刚要动身，身后响起了枪声，那是我军加强连的声音，盒子炮外加德国毛瑟98K步枪。不过这不是真正的德国毛瑟98K步枪，而是国军成功仿制的毛瑟98K步枪，作为陆军制式步枪，即著名的“中正”步枪，用来作为我军加强连的武器装备。

后面枪声一响，这边日军就炸开锅了。日本军官从帐篷里出来，对着周围几个日军哇啦哇啦一阵，约20多个日军从我们身边跑过，他自己留守据点。

师长是在调虎离山，吸引左右两翼的阪桥联队和桥本联队，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五分钟之内成功完成任务，敌人的混乱给我们创造了机会，我原地打滚，

M1式7.62mm半自动步枪在手,枪口朝上。“啪、啪啪……”就是几个点射,上面的日军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被打烂的高塔漏下来,打不死也能摔死。身体刚滚到一边,王光甩手就朝差点没把我俩砸死、还在地上挣扎的家伙身上补了一梭。

我们朝弹药库的方向狂奔,密集子弹在我们脚下弹起阵阵火花,弹药库上方的鬼子和其他鬼子都明白了我们的目的,立即组织反击,几乎把所有的火力压向我们,王光负责前方的鬼子,我负责右翼的鬼子,耳边全是三八大盖的声音。小鬼子也不知道找个掩体,呆呆地站在那里向我们射击,他们在射击奔跑中的我们,而我们也在奔跑中射击他们,不管怎样,吃亏的还是我们。在毫无掩体的情况下不占任何射击优势,只能边跑边凭借着武器的优势向目标靠近。就快到达通往弹药库的下坡时,3点钟方向有个鬼子躲在一个汽油桶后面,随着我们的奔跑慢慢地调整着枪口。

“卧倒。”我身体向前扑去,撞击王光的同时转身来了个短点,也不知道击没击中,只听见子弹击中汽油桶时发出的清脆声音。

“砰——”

我和王光一起滚了下去。

“哎哟,疼死我了。”我赶紧从王光身上爬起来。

“没被鬼子打死,也能让你一屁股蹲死,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没事起来,别装得跟受了多大委屈似的,没被鬼子打死也能被你吓死。”

“磨叽啥玩意儿,是不是等着阪桥联队过来给你们收尸啊?”连长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半蹲在我们头上,不停朝我们身后方射击。

我们闪身进入弹药库,里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武器:753炮,迫击炮,日式、俄式、美式手榴弹,马克沁机关枪,掷炮筒,日本75式野炮,日本九八式机关炮,反坦克火箭筒等等。

“行了,别看了,不然阪桥联队真的要给我们收尸了。”

“奶奶的,这都足够装备一个加强营了。”王光啧啧地说。

“还加强旅呢,一会就变成废铁了,赶紧的。”

“哎!可惜了,这么好的东西可惜了。”

“你别可惜了,赶紧的吧。”

“不行,我得顺点。”说着,他从箱子里取了挺布伦式机枪。

“他妈的,怎么这么沉。”王光边说边一个劲地往子弹袋里装弹匣。

“你们磨叽什么玩意儿?还不赶紧的。”连长李强回头对我们大声喊道。

王光从野战背包里取出炸药包,安在手榴弹的箱子上,没等我反应过来就拉弦跑了出去。我看着哧哧冒着白烟的炸药包头皮都发麻。

“你个狗日的，拉弦儿也不吱一声，你想炸死我啊？”我赶紧往外跑。

“你俩吵吵什么玩意儿？”连长看我俩跑出来也赶紧向外跑去。我们的耳朵被身后轰隆轰隆的爆炸声震得耳鸣了好一阵。周围的枪声听不见，回头一看，弹药库炸开锅了，上面的土全被掀开。

“好大的蘑菇。”王光感叹道。

“想吃啊，去吧，没人拦你。”

我们无暇他顾，赶紧飞奔，硕大的蘑菇染红黑色的夜空，景色颇为壮观。

其他队员相继出现，前方、左翼、右翼的日军越来越多，虽然师长的加强连在敌人后方，等他们打过来我们也早就被日军覆灭了。

“赶紧往山里跑。”连长一声大吼，我们向后方的山里跑去。

“得瑟什么玩意儿？不要命了你？”江海连拉带拽的把正在那里拿着布伦式机枪扫射日军的王光扯过来，看样子他还不想撤。

雨依然在下，路很滑，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山里跑，近五个小时的战斗让我们身体疲惫。敌人在后方搜索，我军的加强连只是佯攻，让我们趁机逃脱。我们在山上与鬼子游击作战，最后我们渡过湍急的河流，翻越两座大山，绕道200多公里，回到师部时已是7天后，师长见了我们很高兴，找我们挨个谈话，说将有重要任务。

这段时间我们过得很悠闲，除了每天练习格斗和射击，剩下的就是睡觉。可能是当兵已成习惯，不动枪手就痒痒，枪是军人的第二生命，没有枪，军人的生命是没有颜色的。子弹打在身上的感觉让我变得冲动和兴奋，每次战斗都有战友牺牲，但我却依然沉醉在那感觉之中，是战争激起了埋藏在我内心的嗜血本性。

在战场上，身上的每个细胞都和枪连在一起，只要身体还没瘫痪，手指就会扣动扳机，见到敌人，身体完全不受大脑控制，长时间的战斗和殊死拼杀，练就了身体本能的反应，这就是条件反射。在厮杀过程中，我们忘却危险，驱走恐惧，只有战斗，只有一个想法，消灭敌人，弄死对方，让自己活下来，具体怎么弄死，全靠平时的训练和战场上的磨砺。

战场上没有正义与邪恶，只有生存和死亡。残酷的战斗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对方死亡时的痛苦、无奈、绝望；同时也看清自己，要想不被杀死，就得学会杀人，让自己变得强大、残忍。

第二章 重返上海

接连不断的雨天让两军暂时安静下来,没有无缘无故的战争,更没有无缘无故的结束,安静的背后蕴藏着更大的战争。所有生物都逃不出优胜劣汰的规律,人也一样,自从有了人类,战争就没间断过。强大欺负弱小,而弱小不甘被辱,于是战争一触即发。

我窝在战壕里望着阴霾的天空,让本已压抑的内心更加沉重,自从偷袭回来,一直闲着没事,是啊,整个团部都无事可做,我又能如何。

我起身向对面望去,雨幕遮住视线,眼睛瞪出眼泪来也无法看清十米以外的景物。如果鬼子此时发动进攻,绝对如从天而降,让人猝不及防。雨越来越密,如雾一般在空中随风摇曳。沾染着雨水的茂密草丛打湿了我的裤腿,陷入雨幕中的我犹如迷失方向的动物,小心翼翼挪动着脚步,我蹲在地上仔细辨认方向,周围异常安静,仿佛这个世界即将消失,突然,一阵轻微的窸窣声打破这原始的安静,声音越来越大,我顾不得泥泞和雨水,一骨碌滚隐匿在灌木丛里。

一个日本军曹带领着八名日军猥琐着前行,脚下的大头皮鞋在地上留下清晰的脚印。他们果然利用天时、地利对我方阵地前沿进行侦查,以为下一次进攻做准备。阵地之间沟壑万千,杂草丛生,雾蒙蒙的天气才一会,他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摸进我方阵地前沿,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早就潜伏了下来。

一名日军脚下打滑弄出稍大一点声,被军曹骂道:“混蛋,走路都走不好吗?”对方连连点头,一行人继续前进。被训的家伙更加小心,渐渐地就落在队伍后面,我紧跟了上去。路越来越难行,这帮家伙一句话都没有,像是哑巴。军曹朝后做了个跟上的手势,最后面的家伙怯生生地看了他一眼,紧走几步,可以看出,他还是个孩子。他不知道他已经被一个人死死咬住。

我猫腰紧跟其后，这时军曹又回头看看被他训的家伙，大步流星地来到他跟前，恶狠狠地训斥他一番，对方嘴里嗨嗨几声被军曹一脚踹出去，骨碌骨碌往下滚，我赶紧跳到草丛后面。两米处的家伙赶紧站起来，一个劲点头，军曹大喊一声转身朝队伍前面走去，那家伙愣愣地呆在原地。

这时不动手，等待何时？我猛然跳到他身后，左手死死捂住对方的嘴巴，右手下意识抽腰间的刺刀时才发现刺刀放在阵地里了，对方意识到了危险，一只手死死抓住勒在嘴巴上的手，另一只手摸腰间的王八盖子，我右手拇指死死按住击针簧座以免击发，两人滚落下去，手枪脱手而出，喉咙里发出呜呜难听的声音，抬起右手按在对方天灵盖处，双手反方向用力，然后顺势往回用力，“咔嚓”对方当场毙命。这时军曹大喊一声，我赶紧几步走过去。

“混蛋，你刚从猪圈里出来吗？”

“嗨，嗨。”我低头不敢看他，右手按枪以防不测，军曹没再搭理我，再次走开，留下一具赤裸年轻的尸体。我依然走在队伍后面，前面的一个家伙回头看看满脸泥污的我笑笑。

“伊藤队长很严格的。”

“嗨！”

“以后可要小心点。”

“嗨！”

“等这次任务完成，我们就可以回国啦！”

“嗨！”

对方拍拍我的肩膀以示友好，走在队伍前面的军曹示意让我过去，用手指了指前方不远的高地。

“过去侦查。”他眼神不怀好意地盯着我。

“嗨！”

这是我方阵地左翼，地势险要，无人驻扎。看来这帮孙子侦查了不止一次，而我方居然毫无察觉，我小心翼翼翻过土岗，消失在他们视线里，后面的军曹看看手表，等待我的信号。我伏在地上快速思考着，如何把这帮孙子收拾了，仔细观察着周围地形。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却无计可施。我刚要起身，身后一阵冷风，没等我回头看清对方，脖子已被一只大而有力的手死死掐住，喉咙几乎断掉，赶紧掏腰里的枪，没想到对方比我还快，一把夺过来扔掷远处，右手死死抵住顶到后腰上的刺刀，不敢有丝毫松懈，可对方力气实在太太，而且训练有素，标准的擒拿路数，必杀招式，刺刀还是顶到肉里。真他妈的要命，就这么不明不白死在自己人手里，岂不是很冤。

“是我，是我。”可怎么喊就是出不来声。

“小样，还想叫，叫啊，叫破喉咙也没人救你。”连长的声音传入耳朵。我的脖子上老虎钳子似的手也懒得管，情急之下左手在腰间捋起袖子，举起胳膊，我挣开要命的手蹲在地上一阵眩晕。

“你要死了，打扮成这样。”连长这才看清楚是我。

“干吗下手这么狠？”

“你穿成这样，是个中国人都会弄死你，我这还算轻的。”

“你不认得我，还好认识这个胳膊。”

“你那个文身整个连都认识。”

“别废话了，鬼子摸上来了，你赶紧部署吧，不然就晚了。”

“在哪呢？”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赶紧的吧。”我翻身滚下去，来到军曹面前。

“安全。”

军曹上下打量着我。

“怎么回事？”

“摔的。”

“废物。”

“嗨！”

我一路走来，总是躲躲藏藏，大气不敢出，跟着他们朝预定的地点走去。越过一道道丘陵，跨过一条条小溪，鬼子来到离我方不到50米的阵地前沿，孤军深入，直捣黄龙的招数我们之前就使用过，而且屡试不爽，但这次换成对方，其威力也不小，还好我已通知连长，让他们做好了准备。对方不可能不知道我方兵力，就这么几个鸟人居然也敢来，我越想越感觉不对劲。一名家伙以为我害怕，拍拍我的肩膀。

“别怕，一会我们的精锐就来了。”我看看这个满脸自信的家伙，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军曹看看表，看看天气，看看每一个人。

“今天是我们最光荣的一天，天皇会记住每一个人，能和帝国的精锐在一起作战我们感到万分荣幸。”看得出每个人脸上都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神色。一行人伏在土岗下面，军曹胸前的望远镜再一次贴在那双可恶的眼睛上，我真想一枪崩了他。

我东张西望，心想其他的日军怎么还不出现？一名日军蹲在地上开始组装电台，看样子是叫援兵，此时，我军阵地隐隐出现，莫非？

“长官，没信号。”

“八嘎，去那边。”背电台的家伙朝军曹手指的一处高地走去，一个趔趄滚了下来，随着军曹一声“混蛋”，我走过去扶起狼狈不堪的日军，来到指定地点。